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十四 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三百九十九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第十八

政府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治平二年

右臣伏見諒祚狂僭釁隙已多不越歲年一無此字必為邊患臣本庸暗不達特機輙以外料敵情内量事勢鑒往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

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圖謹具條陳庶裨萬一
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彝興克叡以前
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為邊患
其後遂陷靈鹽盡有朔方之地盖自淳化咸平用兵十
五餘年既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為潘羅支所
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款而我惟以恩信復其王封歲時
俸賜極於優厚德明既無南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壯
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明既死地大兵彊元

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實元慶歷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虛民弊如此數年元昊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家待之恩禮又異於前矣號為國主僅得其稱臣歲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而習見其家世所為蓋繼遷之叛而復王封元昊再叛而為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為鼎峙之勢爾此臣竊料敵情在於如一無此字此也夫所謂内量事勢者蓋以慶歷用兵之

時視方今禦邊之備較彼我之虛實彊弱以見勝敗之形也自真宗皇帝一無二字景德二年盟契丹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欵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盖三十餘年矣天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識一作知戰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頽而元昊勇鷙桀黠之虜也其包畜姦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為慮待其謀成兵具一旦一作日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

舉動倉惶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既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銳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修似可枝梧矣然而天下已困也一無此字所以屈意忍耻復與之和此慶厯之事爾今則不然方今甲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壘粗嘗完緝不若往年之隳頹也土兵蕃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寡弱之驕軍也大小將校曽經戰陣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綺紈

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時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盖往年以不知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桀黠新興之虜此所以敗也方今謀臣武將城壁器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為之備茍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為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耻收後功但顧人謀如何爾若上憑陛下神威睿筭係纍諒祚君臣獻

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虜於黄河之北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永絶邊患此臣竊一作內量事勢謂或如此此臣所謂鑒往年已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大者夫夷狄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為誘我貪利而追之或不虞横出而為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於束手此前日屢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繆者攻守之策皆失爾臣視慶歴禦邊之備

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一千餘里分為路者五而路分為州軍者又二十有四而州軍分為寨為堡為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為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而為寡彼衆雖寡聚之為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所謂戰一無此字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

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足_{一作能}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爾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盖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撓於其間使我處處為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

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也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為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矣（一無此字）凡出攻之兵勿為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犇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

將相為謀不重一作密蓋欲攻黠虜方彊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為一戰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至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發也必果故能動而有成功也若其山川之險易道里之迂直蕃漢兵馬之彊弱騎軍步卒長兵短兵之所利與夫左右前後一出一入開闔變化有正有奇一無四十八字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巡撫遍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先一無此字定大計凡山川道

里蕃漢步騎出入之一無此字所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略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率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於諒祚之所為宜少屈意含容而曲就之既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之為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蓄資糧常具軍行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枝梧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輯橫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捷之威使一有其字知中國之彊

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為利矣凡臣之所言者大略如此爾一無此字然臣足未嘗踐邊陲目未嘗識戰陣以一儒生偏見之言誠知未可必用直以方當陛下勞心西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芻蕘之一說爾

言西邊事宜第二劄子同前

臣近曾上言諒祚為邊患朝廷宜早圖禦備及乞遣一重臣親與邊將議定攻守大計等事至今多日未蒙降

出施行臣竊見慶歷中元昊作過時朝廷輕敵翫寇無素定之謀每遇邊奏急來則上下惶恐倉卒指揮既多不中事機所以落賊姦便敗軍殺將可為痛心今者諒祚以萬騎寇秦渭兩路焚燒數百里間掃蕩俱盡而兩路將帥不敢出一人一騎則國威固已挫矣諒祚負恩背德如此陛下未能發兵誅討但遣使者齎詔書賜之又拒而不納使者羞媿俛首懷詔而回則大國不勝其辱矣當陛下臨御之初遭此狂童威沮國辱此臣等之

罪也臣謂陛下宜赫然發憤以邊事切責大臣至於山川形勢有利有不利士卒勇怯孰可用孰不可用何處宜攻何處宜守何兵宜屯某地何將可付某兵如此等事甚多皆陛下聖慮所宜及者臣謂陛下宜因閒時御便殿召當職之臣使按圖指畫各陳所見陛下可以不下席而盡在目前然後制以神機睿略責將相以成功而陛下以萬機之繁既未及此兩府之臣如臣等一無二字日所進呈又皆常程公事亦未嘗聚首合謀講定大計

外則四路邊臣自賊馬過後亦不聞别有擘畫臣恐上下因循又如慶歷之初矣近者韓琦曾將慶歷中議山界文字進呈此邊事百端中一端爾盖琦亦患事未講求假此文字為題目以牽合衆人之論爾自進呈後尋送密院至今多日亦未曾擬議臣以非才陛下任之政府便是國之謀臣若其謀慮淺近所言狂妄自可黜去不疑臣亦昨因目疾懇求解職曲蒙聖恩未許其去既使在其位又棄其言而不問使臣尸禄厚顔何以自處

所有臣前來所上奏狀欲望聖慈一無二字降付中書密院與韓琦山界文字一處商量若其言果不足取棄之未晚今取進止

乞補館職劄子治平三年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為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

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羣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之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謂貴矣豈在材臣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嚮學為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

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朝廷患百職不修務（一作而）獎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為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材能為急而遂忽儒學為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繆過蒙任使俾陪宰輔之後然平日論議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

得從容曲盡拙訥今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陳一作列如別奏一作劄欲望聖慈因宴閑之餘一賜睿覽或有可采乞常賜留一有聖字意今取進止

又論館閣取士劄子同前

臣竊以館閣之職號為育材之地今兩府闕人則必取於兩制翰林學士謂之內制中書舍人知制誥謂之外制今并雜學士待制通謂之兩制謂兩制闕人則必取於館閣然則館閣輔相養材之地也材既難得而又難知故當博採廣求而多畜之時冀一得於

其間則傑然而出為名臣矣其餘中人以上優游養育以奬成之亦不失為佳士也自祖宗以來所用兩府大臣多矣其間名臣賢相出於館閣者十常八九也祖宗用人初若不精然所采既廣故所得亦多也是以有文章有學問有材有行或精於一藝或長於一事者莫不畜之館閣而奬養之其傑然而出者皆為賢輔相矣其餘不至輔相而為一時之名臣者亦不可勝數也先朝循用祖宗舊制收拾養育得人尤多自陛下即位以來

所用兩府之臣一十三人而八人出於館閣此其驗也只自近年議者患館職之濫遂行釐革而改更之初矯失太過立法既峻取人遂艱使下多遺賢之嗟國有乏材之患今先朝收拾養育之人或已被遷擢或老病死亡見在館者無幾而新法艱阻近年全無選進臣今略具館閣取人舊制并新格則可見取人之法如何所得之人多少也

一舊制館閣取人以三路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

舉一路也歳月曠勞一路也進士第三人以上及第者并制科及第者不問等第並只一任替回便試館職進士第四第五人經兩任亦得試此一路也兩府臣寮初拜命各舉三兩人即時召試此一路也其餘歴任繁難乆次或寄任重處者特令帶職此一路也今三路塞其二矣自科場改為間歳後第一人及第者須兩任回方得試自第二人至第五人更永不試制科入第三者亦須兩任回方

得試凡五七次科場未有一人中第三等者其餘等第並永不試則進士高科一路已塞矣兩府大臣所薦之人並只上簿候館職有闕則於簿內點名召試其如館閣本無員數無有闕時故自置簿來至今九年不曾點試一人則大臣薦舉一路又塞矣惟有疇勞帶職一路尚在爾

一新制館閣共置編校八員本為館中書籍久不齊整而館職多別有差遣不能專一校正乃別置此

八員故選新進資淺人令久任而專一校讀所以先令作編校二年然後升為校勘未是正館職為校勘四年後升為校理始是正館職為校理又一年方罷編校别任差遣然自置編校後適值館閣取人之路漸廢今議者遂只以編校為取士新格往時直館直院直閣校理皆無定員惟材是用不限人數今編校限以八員為定以此待天下之多士宜其遺材於下矣八員之内仍每七年方遇一員一有闕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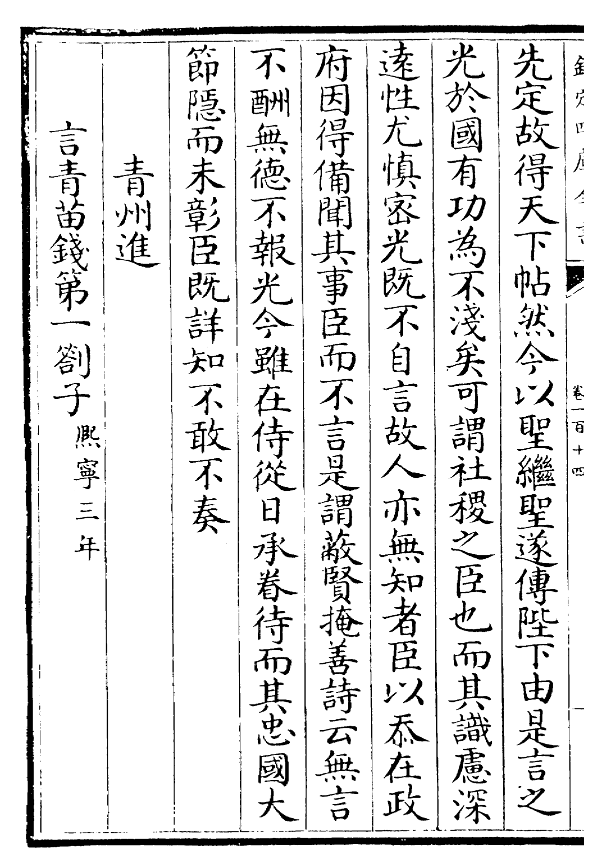
而補一人以此知天下滯材者衆矣

右以臣愚見編校八員自可仍舊每有員闕令中書擇人進擬陛下必欲牢籠天下英俊之士則宜脫去常格而奬拔之今負文學懷器識磊落奇偉之士知名於世而未爲時用者不少惟陛下博訪審察悉召而且置之館職養育三數年間徐察其實擇其尤者而擢用之知人自古聖王所難然不以其難而遂廢但拔十而得一二亦不爲無益矣況中人上下養育奬成之不止十得

一二也

薦司馬光劄子治平四年

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自列侍從久司諫諍讜言嘉話著在兩朝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羣臣便以皇嗣為言五六年間言者雖多而未有定議最後光以諫官極論其事敷陳激切感動主聽仁宗豁然開悟遂決不疑由是先帝選自宗藩入為皇子曾未踰年仁宗奄棄萬國先帝入承大統蓋以人心



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以聖繼聖遂傳陛下由是言之光於國有功為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而其識慮深遠性尤慎密光既不自言故人亦無知者臣以忝在政府因得備聞其事臣而不言是謂蔽賢掩善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光今雖在侍從日承眷待而其忠國大節隱而未彰臣既詳知不敢不奏

青州進

言青苗錢第一劄子 熈寧三年

臣伏見朝廷新制俵散青苗錢以來中外之議皆稱不便多乞寢罷至今未蒙省察臣以老病昏忘雖不能究述利害苟有所見其敢不言臣今有起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後

一臣竊見議者言青苗錢取利於民為非而朝廷深惡其說至煩聖慈一作聽命有司具述本末委曲申諭中外以朝廷本為惠民之意然告諭之後搢紳之士論議益多至於田野之民蠢然固不知周官

泉府為何物但見官中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爾是以申告雖煩而莫能諭也臣亦以謂等是取利不許取三分而許取二分此孟子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以臣愚見必欲使天下曉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則乞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納元數本錢如此始是不取利矣蓋二分之息以為所得多耶固不可多取於民所得不多耶則小利又何足顧何必以此上累聖政

臣檢詳元降指揮如災傷及五分已上則夏料青苗錢令於秋料送納秋料於次年夏料送納臣竊謂年歲豐凶固不可定其間豐年常少而凶歲常多今所降指揮蓋只言偶然一料災傷爾若連遇三兩料水旱則青苗錢積壓拖欠數多若纔遇豐熟却須一併催納則農民永無豐歲矣至於中小熟之年不該得災傷分數合於本料送納者或人户無力或頑猾拖延本料尚未送納了當若令又

請次料合俵錢（一作散）數則積壓（一作欠）轉多必難催索臣今欲乞人户遇災傷本料未曾送納者及人户無力或頑猾拖延不納者並更不支俵與次料錢如此則人户免積壓拖欠州縣免鞭朴催驅官錢免積久（一作欠）失陷

臣竊聞議者多以抑配人户為患所以朝廷屢降指揮丁寧約束州縣官吏不得抑配百姓然諸路各有提舉管勾等官往來催促必須盡錢俵散而

後止由是言之朝廷雖指揮州縣不得抑逼百姓請錢而提舉等官又却催促盡數散俵故提舉等官以不能催促盡數散俵為失職州縣之吏亦以俵錢不盡為弛慢不才上下不得不遞相督責者勢使之然各不獲已也由是言之理難獨責州縣抑配矣以臣愚見欲乞先罷提舉管勾等官不令催督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其所俵錢取民情願專委州縣隨多少散之不得一作必須要盡數

亦不必須要闔縣之民户户盡請如此則自然無

抑配之患矣

右謹具如前臣以衰年昏病不能深識遠慮所見目前止於如此然而青苗之議久已喧然中外羣臣乞行寢罷者不可勝數其所陳久遠利害必已詳盡而無遺矣一日陛下赫然開悟悉採羣議追還新制一切罷之以便公私天下之幸也若中外所言雖多猶未能感動天聽則見行不便法中有此三事尤繫目下利害如臣畫

一所陳伏望聖慈特賜裁擇令取進止

言青苗第二劄子 同前

臣近曾奏為起請俵散青苗錢不便事數内一件乞遇災傷夏料未納及不係災傷人户頑猾拖欠者並更不俵散秋料錢數至今未奉指揮臣勘會今年二麥纔方成熟尚未收割已係五月又合俵散秋料錢數竊緣夏料已散錢尚未有一户送納若又俵散秋料錢竊慮積壓拖欠枉有失陷官錢臣已指揮本路諸州軍並令未

得俵散秋料錢别候朝廷指揮去後一作訖臣伏思除臣近所起請災傷未納及人户拖欠不納者乞且不俵次料一事外臣今更有愚見不敢緘黙臣竊見自俵青苗錢已來議者皆以取利為非朝廷深惡其説遂命所司條陳申諭其言雖煩而終不免於取利然猶有一説者意在恵民也以臣愚見若夏料錢於春中俵散猶是青黄不相接之時雖不户户闕乏然其間容有不濟者以為恵政一作濟尚有説焉一作可説若秋料錢於五月俵散正

是蠶麥成熟人戶不乏之時何名濟闕直是放債取利爾若二麥不熟則夏料尚欠豈宜更俵秋料錢使人戶積壓拖欠以此而言秋料錢可以罷而不散欲望聖慈特賜詳擇伏乞一無八字早降指揮今取進止

舉宋敏求同知太常禮院劄子 嘉祐二年

臣等勘會同知太常禮院張師中近被朝命差充兩浙提點刑獄伏見太常丞集賢校理宋敏求文學該贍多識故事家藏古今書史禮樂制度記傳尤多禮官博士

每有所疑多就之質證其人見是知州差遣資望不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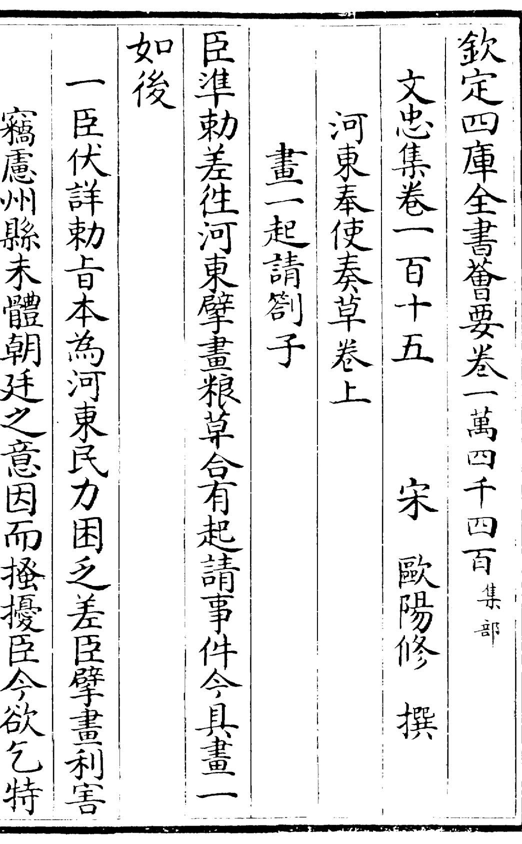
臣等今保舉欲乞就差充同知太常禮院一次如後不

如舉狀臣等甘當朝典今取進止六月日

右公在翰苑時薦宋敏求奏劄得之汪逵既云臣等

則非獨薦或公自草或止預名不可知也

文忠集卷一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四百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河東奉使奏草卷上

畫一起請劄子

臣準勅差往河東擘畫粮草合有起請事件今具畫一如後

一臣伏詳勅旨本為河東民力困乏差臣擘畫利害竊慮州縣未體朝廷之意因而搔擾臣今欲乞特

降聖旨指揮下河東路候臣到彼不得令官吏及諸色人出城迎送及不得作樂筵席

一臣準勅計置擘畫河東一路經乆利害竊緣河東地分闊遠山川險絶竊慮僻遠之處不能徧至又緣本路文武官吏不少内有乆諳彼處民情事體者或在不當驛路守官致臣無由見得臣今欲乞許臣採問官吏就近召與相見所貴詢訪兵民利病仍慮有合行事件亦乞於本路選擇幹事官員

暫差勾當

一臣所授勅只是與轉運司計置壁畫邊上粮草竊緣一路州縣賦租户口兵馬錢帛及公私財用利害要見本末文字竊慮所在不畫時應副仍乞指揮一路州軍凡有取索文字並令畫時應副

一臣伏見國家自兵興以來言事之人多陳利害竊慮有前後上文字人內有陳河東一路事宜所言大體利害詳明朝廷未暇施行者乞於中書樞密

院檢尋所上文字付臣看詳到彼衆驗利害可否

回日聞奏

一臣準勅除擘畫粮草外竊慮更有可以因便勾當

事件伏乞令中書樞密院畫一條目付臣施行取

進止

辟郭固隨行劄子

臣準勅差往河東路計置經久利害伏見新授寧州軍

事推官郭固熟知沿邊兵民利害曾隨韓琦奉使陜西

近差充涇原路叅謀見未赴任臣今欲乞暫將帶本人隨行候臣回日令一面發赴本任如允臣所請乞降朝旨指揮取進止

免晉絳等州人户遠請蠶鹽牒

當所訪聞晉絳慈隰四州百姓每年所請蠶鹽並於解池請領近聞省司指揮支移往三門鹽倉請領道路遥遠竊知百姓多不願往彼般請須議專行公文者右具如前今欲牒州候牒到日請不移時疾速詳前項事理

如委實省司有此指揮及百姓情願依舊送納鹽錢不請三門官鹽仰立便差人前路曉示百姓各令逐便不得勒抑監催須令前去免使麥蠶農忙之際虛勞百姓遠路艱辛兼當所已具一面施行奏聞仍請具已施行公文疾速入馬遞回報當所不管遲延住滯者

同前

當所訪聞晉絳慈隰四州百姓每年所請蠶鹽並於解池請領近聞省司指揮支移往三門鹽倉請領道路遙

遠竊知百姓多不願往彼般請須議專行公文者右具
如前當所雖已牒晉絳慈隰等四州請詳前項事理如
委實省司有此指揮及百姓情願依舊送納鹽錢不請
三門官鹽仰立便差人前路曉示百姓各令逐便不得
抑勒監催須令前去竊慮百姓已到解池及前去未遠
令欲牒解州安邑知縣請詳前項事理如是請鹽百姓
見在彼處請就近告示逐人如依舊送納鹽錢情願不
往三門請鹽者各令歸本縣仍希已施行公文回報當

所者

相度併縣牒

當所體量得潞州八縣内屯留黎城壺關三縣地居僻遠户口凋零全少詞訟盜賊逐縣虚占令佐及諸色公人色役今欲擘畫將三縣併省分割入隣近縣分可以寛减民役兼省吏員須議差官相度利害者右具如前今欲牒上黨縣鄣主簿請詳上項事理躬親遍往屯留等縣相度地里遠近接連疆畔就近可以分割併省利

害務令人户穩便仍具可以分併地里畫成紙圖及取索遼縣見在户口賦税見役諸色公人數目畫一開坐連申無致鹵莽者

同前奏狀

右臣近自威勝軍至遼州體量得遼州州界東西二百五十里南北一百五十九里所管户口主客二千七百餘户地里人户不及一中下小縣而分建一州四縣内榆社縣主客一千七十二户其餘遼山縣主客五百六

十九户平城縣主客六百一十八户和順縣主客四百五十九户各不及一鎮人烟及潞州管内八縣亦有似此地里絶近人户全少處虚立縣名枉占官吏每縣曹司弓手手力觧子之類各近伯人外別有供應本州廳子客司承符散從及本村里正户長耆長壯丁色役人户凋零差役繁重以臣相度可以將帶就近分割併省庶使減省官吏寛紓民役緣臣時暫經過竊慮不盡民間利害已密牒知遼州國子博士盖平上黨縣主簿鄧

唐等審細相度可與不可分併利害臣今前去所過州縣除邊防要切縣分外其餘地里迫窄人户凋零絶然小縣有可以分割併省者並欲隨近選差幹敏之官密切先行相度可與不可分割利害候臣奉使回日别具條陳敷奏次

倚閣忻代州和糴米奏狀

右臣準中書劄子節文臣寮上言勘會忻代二州裏外分配博糴斛斗共玖萬餘石即今催納方及二分今來

已是五月粒食踴貴之際民間斛斗甚是難得欲乞朝
廷特賜愍許將已支絹帛及大鐵錢合納米粟特與倚
閣候將來秋成一併送納奉聖旨令臣與河東轉運司
同共相度施行者臣尋至忻代二州取索逐州元分配
錢絹次第及見納見欠白米一宗文字看詳元是富弼
起請為去年河東秋大熟乞朝廷輟那錢銀絹廣謀粮
草三司遂支雜州絹二十萬疋與河東內代州分配到
五萬疋並是在京及并晉等州比及旋旋般來往復拖

延直至冬末春初方行俵散至今年五月分配纔畢已是麥熟夏稅起納民間豈復更有白米輸官其絹五萬疋并本州舊有絹三千餘疋共博糴白米九萬五千二百餘石州縣從春至夏枷棒催驅只納到四萬餘石見欠五萬四千餘石本州為催納不前遂申轉運司乞令將隔年陳米減價折納雖有此擘畫亦並無人送納葢為過時無可收糴其忻州差配名目尤多去年一年内除稅賦和糴沿邊送納外配銀送納見錢收買肉羊羊

皮數目不少又有酒務十五年積壓損爛酒糟白酵分配人户令納清醋價錢又有轉運司先配絹三千疋博糴諸色斛米除此多般科配已催納了足外方到一項大鐵錢絹博糴白米是今來臣寮起請乞行倚閣者其鐵錢絹元抛配博糴白米肆萬餘石因轉運司自見人民不易先減一半外尚有二萬八千四百餘石後為送納不前運司又已與倚閣一半候秋熟併納外有一萬餘石係見行催納臣遂取索本倉受納日歷點檢逐日

全無人户送納亦為過時無可收糴兼兩州百姓累經臣陳狀臣上禀朝旨親見民間疾苦又縁轉運使二人並在潞州相去絶遠不及計會商量兼勘會二州人粮見在忻州約支二年有餘代州亦約支一年半不至闕備又前去秋熟日月不遠臣已一面出牓及牒本州令倚閣候至秋熟一併送納施行訖謹具狀奏聞

義勇指揮使代貧民差役奏狀

右臣準中書批送下二狀河東都轉運司準康定元年

九月十四日勅節文河東路强壯應見充正副指揮使內雖係第一至第三等户者州縣更不得輪次別差色役竊緣義勇指揮使各是鄉村第一第二等力及有家活産業人户今來一年之內只是一季上番多在本家管勾農業兼當司體量得正副指揮使等俱是上等人户揀充最屬優倖其餘等第人户丁數稍多亦是一般點充義勇祗應仍更不免州縣差役所有軍員已是優便仍更依條免放州縣色役頗見影庇却鄉縣重難差

役却差下等義勇人户充州縣重難里正或衙前等差役計其勞逸深為不便欲乞朝廷早賜特降指揮下諸處義勇正副指揮使乞依其餘義勇體例各依等第户例輪次差定州縣色役庶得均濟臣勘會河東一路鄉兵除係籍强壯不勾追教閲外所有刺手背義勇見管七萬二千八百七十二人每年秋冬上番教閲州縣因而諸雜役使常於秋冬邊地支移税賦和糴遠納之時復有上番之役凡一家三兩丁者一人上州教閲一人

供送一人或在州縣執役或遠地輸納税租所存但有
衰老或有全無倚托者廢業忘家不勝其苦其間惟有
正副指揮使並是州縣中最有物力上等人户却獨得
免差役是下等人户常有勞役最豪富者獨得寛優兼
自兵事已来州縣差役頻併素來力及之户累世勤儉
積畜只於三五年重疊差役例各減耗貧虛逃亡破敗
而州郡事多差役難減往往將第三第四等人差充第
一等色役亦有主户小處差稍有家活客户充役勾當

如此上下窘乏之際惟義勇正副指揮使豈容獨免兼自差管轄義勇以來已避免刦數年色役當衆人苦於勞耗之際獨獲寬優之幸已多兼臣累過州軍體問得逐處義勇指揮使等家業例皆物力不減人丁又多若令一例差役可以貧富均濟稍寬已困之民其都轉運司起請伏乞朝廷特賜允許施行今具狀奏聞伏候勅

旨

舉米光濬狀

右臣伏自準勑計置河東沿邊粮草所過州軍遍見文武官吏不少其間臨民治軍可稱邊任者絶難得人伏見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岢嵐軍使米光濬年四十餘世家代州熟知本路邊事出於將種練習兵機兼有膽勇會弓馬自到岢嵐二年處置皆合事宜昨代州寧化各為守將非才引惹北人爭侵疆界惟岢嵐草城川正當北界要害之地去年北人來侵疆界光濬應機拒守故獨岢嵐得不侵却地土亦不張皇臣自過本軍體問

軍民備得其實伏覩近降宣命指揮差李偉替令赴闕
切以邊鄙常患難材苟得其人豈宜屢易兼自有移替
宣命軍民並各衆狀舉留其米光濬臣今同罪保舉再
任岢嵐如再任後犯入已贓及邊防軍政但有一事敗
悞並甘連坐今欲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米光濬斬决逃軍乞免勘狀

右臣訪聞岢嵐軍昨於四月中捉獲逃走萬勝長行張
貴虎翼張貴李徳等三人並係禁兵本軍勘正法司檢

用編勅禁軍料錢滿五百文逃走捕捉獲者處斬訖奏其張貴等並依法處斬訖本路轉運司檢會先降令勅春夏不行斬刑合決重杖處死糾駮本軍不合斬斷見差嵐州團練判官劉述取勘岢嵐軍使米光濬等竊緣岢嵐軍地接西北二虜正是秋冬大屯軍馬之處若管軍將卒斬一逃軍却遭勘罰則無由統衆漸啟兵驕況重杖與處斬俱是死刑無所失入運司守令勅糾按雖執常科兵官以軍令斬人亦是常事況米光濬等勘成

公案亦不過得違制失入刑名論情定罪所犯至輕沮將率以長兵驕其損不細伏乞朝廷只作訪聞此事特降聖旨與免勘劾所貴沿邊將率知朝廷委遇之恩盡心效用兵戎畏肅不致驕恣生事謹具狀奏

乞減配賣銀五萬兩狀

右臣伏見河東路轉運司近準三司從京支撥得銀十萬兩於本路州軍配賣見錢臣體問得此銀本非運司因闕乏陳乞忽自省司特行支撥葢是朝廷優恤三路

軍須不足特此輟賜助濟用度以紓疲民又慮朝廷訪聞今年河東二麥大熟欲使將此銀十萬兩乗時收糴軍儲有以見聖心憂念邊防寛卹民力臣昨因至寧化軍有百姓衆狀經臣馬前陳訴爲配銀數多臣遂取索本軍人户物力次第及前後配歛數目看詳本軍人户全少城郭主客十等共三十四户内五等已上只十五户其餘六等已下貧弱之家共有一十九户去年共配銀三百兩數月枷棒催驅方能了納今年所配一千兩

比常年三倍是致百姓送納不前衆狀詞訴又緣寧化軍屯兵不多本軍自有納便鹽錢及諸雜課利見錢不致闕用本軍地寒民不種麥又無夏糴倉當其軍用未闕民間難得錢時可惜虛困民力臣已牒本軍且令配賣五百兩其餘別候朝旨尚慮河東一路州軍極有見今未至闕錢及地高不種二麥無可收糴去處不宜一例急歛橫困疲民臣今欲乞聖慈特下本路轉運司令將已分銀十萬兩除見今闕錢州軍及二麥大熟合行

收糴處依數配賣其餘見不闕錢及不糴夏麥處且只配一半候闕錢不得已即漸漸分配所貴少舒民力上副陛下憂民念邊之意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相度銅利牒

當所據澤州進士閻玠司法叅軍萬頤等狀並為河東鼓鑄鐵錢盜鑄者不少竊見絳州稷山垣曲縣三處皆有銅鑛欲乞遍往有銅鑛處密切詢訪採取烹煉鼓鑄錢幣者當所檢尋古跡翼城縣有唐錢坊一在縣東十

五里翔皋山下又有唐王城冶在縣北平城三十六里
又有曹公冶在縣東南七十五里又有廢銅窟在縣西
三十里稷山縣甘祚鄉有銅冶村絳縣有唐古銅冶在
縣南五十里畬山谷内垣曲縣有錢坊在縣西北九十
二里程子村銅源監内自唐以來絳州舊曾鼓鑄銅錢
鑪冶古跡見在其廢已久山澤銅鑛産育必多兼訪知
絳州人户多私採鑄貨賣銅器近年錢幣闕乏以來亦
曾有人獻言乞尋銅鑛烹鑄前後差官尋訪多是不曉

事體張皇驚擾私鑄之家避犯禁之罪不肯指引採取又鑛銅側近民居懼見官中興置爐冶各相蔽固並稱無銅所差官員又不盡心多方求訪遂使銅寶不能興發須議專委通幹之官密切求訪者右具如前欲牒綠州管界巡檢孫借職仰細詳前項事理只作界內巡警名目遍至四縣多設方畧先且誘賺得民間私賣銅罷一兩件然後詢求出鑛之家及細問烹煉之法須使姦民不能隱蔽或須要私鑄之人指引烹煉即設權宜許

其免罪或别加酬奬務要求出銅寳不為民間藏閉候見次第密具公文回申無至張皇悮事者

再乞減配銀狀

右臣近為三司拋降銀一十萬兩與河東諸州軍配賣臣尋體量得河東諸州軍錢糧各有準備見今不至闕乏民間即日難得見錢遂曾具狀論奏且欲配賣一半乞朝廷特降指揮與都轉運司後來聞有朝旨只與減得些小價錢其諸州軍百姓累經臣告訴並稱銀價雖

然不高各為見錢難以變轉伏緣河東州軍昨來只是澤潞兩州二麥大熟晉絳并汾石隰等處係種麥地分並只熟及三五分其秋稼尋遭夏旱垂欲焦死近方得雨只可救得四五分見今物價甚高民間窘急無異凶歲況配賣銀絹乃是緩急不得已之事今諸州軍幸各錢粮不闕不必非時抑配重擾人民只可留之以備緩急若已知縣官實為闕乏則勵力供納自不怨嗟以理論之其銀盡可罷配又緣都轉運司已俵與州軍故臣

且乞只配一半日近臣不住見百姓以配銀為苦已牒諸州軍且令先配一半其餘聽候朝旨比欲候臣到闕更自論請竊慮臣離河東後轉運司依舊催促盡令俵配伏望聖慈特賜矜恤仍乞檢會臣前後奏狀早降朝旨

再舉米光濬狀

右臣近曾同罪奏舉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米光濬再任嵢嵐軍使竊知朝廷為光濬病患曾加體量臣昨往

岢嵐親見光濬絶無病狀體問得去年偶因飲酒暫曾不安竊縁本人有心力會弓馬諳熟邊事善撫軍民况岢嵐當草城川一路地形平坦與北虜止隔界壕不比代州尚有險固捍禦控扼尤藉得人臣嘗見朝廷選擇邊將比及於武臣中求得一人常患難得而任使俟其知次第亦須年歲之間其光濬於武臣之中不易多得在岢嵐既久又已知次第其人既不病患又無過犯料其替去别得差遣必與今任輕重一般與其移易生

來不若責之久任況知光濬亦累曾乞替臣今所舉非狥光濬之私葢為邉防之計其米光濬伏望聖慈特加奬擢與優轉一官且令再任以防緩急可以使喚如朝廷遷官及再任後犯入已贓及邊事有所敗悞臣並甘同罪

論礬務利害狀

臣昨準三司牒繳連録到晉州博賣生熟礬始末一宗事理及備録中書批狀牒臣候到河東與施昌言等同

共相度經久利害聞奏臣未到河東聞施昌言等已一
面先具相度申奏訖尋又準中書劄子送下施昌言等
奏狀付臣奉聖旨更切相度具經久利害聞奏者臣看
詳都轉運司狀內元牒晉州通判殿中丞滎諲相度事
節似有未便遂牒并州通判祕書丞張日用就晉州計
會滎諲取索一宗文字子細議定經久利害尋據張日
用狀果與滎諲始初相度利害不同今具畫一如後
一晉州折博務元定年額錢一十六萬餘貫自來許

客人入中紬絹絲綿見錢茶貨筭請生畨上京重別煎煉後取便賣與通商路分客人後至景祐四年三司為客旅並不入銀絹見錢只將茶貨入納遂額定令客人每年於晉州折博務入納茶一十萬斤在京榷貨務入納見錢五萬貫文自此杜昇李慶等六户管認上件年額錢茶等請生畨於京師重煎貨賣

一慶歷元年河東都轉運司始於晉州官置鍋鑊自

煎熟礬一面勒杜昇等六户依舊管認年額錢茶博筭生礬一面將新煎熟礬别招客旅出賣是致杜昇等六户稱積壓礬貨出賣不行累年拖欠課利有煩官司催督及引惹六户詞訟不絶

一據榮諲元狀内聲説晉州起立煉礬重煎作明白熟礬貨賣慶歷元年入到絲綿見錢五萬七千八百餘貫并收在京入納見錢及晉州入到茶錢一十一萬六千八百餘貫都收一十七萬四千六百

餘貫慶歷二年收絲絹綿錢四萬二千餘貫并錢茶都收一十九萬五百餘貫慶歷三年收絲綿錢四萬七千餘貫并錢茶都收二十萬五千餘貫自晉州置煉礬務後來比祖額各有增剰况自六家撲斷後來景祐四年只賣過生礬五十五萬七千餘斤寶元元年賣過生礬七十二萬二千餘斤寶元二年賣過生礬三十五萬一千餘斤康定元年賣過生礬三十六萬五千餘斤自慶歷元年起置

煉礬務重煎後來當年支賣生熟礬八十四萬九千餘斤慶歷二年支賣生熟礬八十五萬五千餘斤慶歷三年支賣生熟礬一百四萬六千餘斤比附未煎已前逐年大有增剩今相度欲乞依已前體例指揮在京榷貨務及本州折博務出牓告示招召諸色客旅投狀在京入納見錢及取便於晉潞等州入納茶貨金銀錢帛絲布斛㪷更不限定人數姓名斤兩多少取便依則例入折博筭請晉

州重煉熟礬無問得晉慈州生礬染色亦可以
生使並許依則例筭射興販更不拘定杜昇等六
户認納年額錢茶仍乞指揮逐户將煎礬鍋鑊家
事納官今後更不衷私重煎只令晉州煉礬務一
面重煎收辦課利
一據張日用狀與晉州通判滎殿丞將慶歷元年置
煎礬務後收到課利比對本州煎礬務止賣到折
撲見錢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三貫八百三十文在

京六户納折到錢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三十八貫八百五十文慶歷二年本務止賣到四萬二千一十八貫一百一十文在京六户收到一十四萬八千四百八十六貫五十文慶歷三年本務收到四萬七千二百三十三貫七百五十五文在京六户收到一十五萬八千三百四十五貫三百五十文是煉礬務出賣得錢常少六户入納數目常多遂將三年置到煎礬務通比皆不過五萬貫及四萬

貫今年自正月一日至六月終收到入絲課利錢一千九百五十九貫有零課利不敷惟是六户逐年納數常多若遂放令六户逐便必致大叚虧少課利况今用兵之際若行寛法客人有利必歳額遂增今將三年止於五萬數目遂便止令官賣必恐大虧年計今乞廢罷晋州煉礬務一就令在京六户管認年額錢茶所貴經久通行逐年入得茶貨充備河東路并汾等十餘州軍支折和糴有備

不致悮闕

右謹具如前臣今將二司録到一宗始末文字子細看詳蓋由河東都轉運司改法官自煉礬出賣見一時之小利致經久之難行從初本為課額不敷遂定為錢荼十五萬數許六户管認即不當更自官賣與其爭利若云官賣有利則六户便合除免年額臣今看詳滎諲張日用等二人狀内開説自官置煉礬務後來逐年所賣生熟礬折撲到見錢數目蓋是滎諲從初將生熟兩色

礬博賣到錢數衮合比筭便謂自起立煉礬務後來年額課利增盈遂欲罷六户筴請生礬舊額及滎謹再與張日用等子細將生熟兩色礬課利遞年比類其熟礬自慶歷元年只賣及五萬二年三年已只及四萬貫有零今年自正月一日至六月終半年只賣及一千貫若將生礬貨利與熟礬衮合筭數則似有增盈若各别比較則熟礬賣錢全少又一年虧於一年今若依滎謹罷賣生熟礬即據近年課利虧減次第必慮向去無容筭

請虧陷官中年額錢茶臣今相度欲乞官罷自煎熟礬出賣只令杜昇等六户依舊管認年額入納錢茶十五萬數將見今晉州巳煎下熟礬并生礬相兼其六户本為官賣熟礬侵爭其利致其積壓貨賣不行今若官罷自賣則六户更難詞說如此則官中雖歳失三五萬貫自賣之利而於錢茶十五萬舊額却有準的不至虧陷必若不欲抑勒六户認額即乞未立定年額但選差清强官吏刱新一面博賣熟礬候三二年取一年為定額

益緣熟礬見已課利大虧若自新官賣必不能敷及遞年與生礬俱賣特常額免使監臨官吏枉遭決罰年計用度虛為指準於此二說伏乞朝廷裁擇施行

論西北事宜劄子

臣昨在河東聞防北事宜說者多端而少實其役兵動衆修城掘壕凡所興為則有蹤跡昨三月四月之間於北界地名大柳谷銀瓮口與蕃族相殺契丹累敗折却主將數人見今抄點中軍秋冬必大交戰此亦說者多

同而不虛惟云夾山部落叛歸元昊契丹與西賊相攻又云西賊見在河灣會劉寨兵馬尤多或云二虜詐謀欲合而攻我此一事則說者雖多而以人情料之皆不可信自西賊叛我以來更事契丹甚謹蓋已與中國交爭則屈已事鄰乃其常理二國自來未聞釁隙而忽納夾山小族反與契丹立為大敵但恐元昊黠羌不為此事以此言之不可信也契丹若寇邊鄙當先自河北不應便出河東若云出吾不意則兵釁未成必未突然入

吾險地是契丹必不攻河東矣西賊二年之間累次遣人通好國家過當許物已多今盟約垂成而忽借契丹數百里之路崎嶇勞師入吾險固以此而言是西賊必不攻河東此其不可信者也然北戎抄點人馬聲張已久今漸向秋必已聚集邊臣但見敵兵聚在界上不得不至驚疑惟在朝廷料敵制謀養威持重不為輕發使虜不可窺則得計矣其宻為禦備次第臣今具管見畫一如後

一據今事宜不問契丹攻夾城與元昊但不過彼此自相攻耳然敵兵在我境上不可不為支準惟當持重以待未宜便若寇至而大集窮邊虛成自擾但訓兵練卒於并忻嵐憲屯結以俟太原去忻州一日半可至忻州去代州一日半可至嵐州去岢嵐一日中可至憲州亦然今以兵屯忻并而應援代州屯嵐憲而應援岢嵐賊至則使代州岢嵐堅壁清野待其師老徐以忻嵐等兵擊之此用兵之

法也如此則敵来不失應敵不來不至虛驚其代
州嵓嵐但用去年防秋兵數可矣惟治器械擇將
帥此非倉卒可辦宜急為之具
一河東沿邊州軍器械全然不堪臣昨到彼見逐處
弓弩無十數枝可施用者問其何故云為省司惜
筋膠支請不得縱支得即角短筋碎不堪使用久
無物料修治是致廢壞臣亦知京中筋膠角絶少
然若遍支與諸州軍即恐不及欲乞且只支與沿

邊州軍仍乞選差幹事官逐州自遣一員上京支請便令自監修補其諸州木羽箭臣曽逐色用草人被甲去三十步以硬弩射之或箭幹飛掉不至或箭頭卷折不入甲此乃臨陣悞事之物十無一二堪者惟舊竹箭雖翎損鏃生秀然射之亦能入甲又數目不多亦乞委官揀點脩換

一代州知州康德輿老懦不濟事臣方欲到京奏乞替却近知已差張亢然德輿却充并代鈐轄只此

職亦非德輿所堪乞與一近裏小處知州鈐轄別

選差人

一代州諸寨主監押三十餘員内無三四人能幹而

曉事者伏乞早行替換仍乞於近日臣寮準密院

劄子舉到堪充將領人内差充寨主監押

一岢嵐軍地接草城川口無險可恃而城小壕淺須

合增城浚壕乞降指揮下河東那打白草廂軍及

本軍係役兵士早併力脩葺臣曾兩狀奏乞米光

濬且令知軍葢光濬已知彼中次第當事宜之際若李綿下到恐處事未盡合宜又綿必非肯嵐乆住之人其米光濬伏乞檢會臣前奏施行取進止

論宣毅萬勝等兵劄子

臣昨準勑差往河東續準樞密院劄子奉聖旨所到州軍體量諸軍指揮自來習學武藝并教閱戰陣次第精與未精緩急堪與不堪陣敵使喚者臣尋至諸州軍令主兵官吏依常式教閱觀其精粗所用陣法除四官陣

舊法外亦有自為新陣者大抵只是齊得進退不亂行伍而已諸處所較不多其陣法則皆未可用惟有踏硬射親最為實藝見今經略司分差主將諸州巡教以三等弓弩拍試漸次亦當精熟然而主將不一器械不精此二事須更别為制置其諸軍禁兵共九萬五千餘人内駐泊兵三萬餘人惟萬勝最多最不精本路就糧禁兵六萬餘人惟宣毅最多最不精臣今欲乞定主將精器械此二事條目甚多容臣續具畫一其宣毅萬勝等

兵臣今先具起請如後

一臣勘會河東駐泊禁兵六十八指揮共三萬二千餘人内萬勝二十指揮一萬一千一百餘人當初招募倉卒不能精擇此中外共知自到河東已及三年其射親踏硬弩比初到則漸慣熟但其人大小强怯不等又不耐辛苦其事藝勉力不及河東最下清邊而料錢請受與最上神衛等見今多差在河外五寨緣請受既大於他軍則重難倫次須

至差撥其使喚乃不及下軍緩急常憂敗悞臣今欲乞於河東見在廂軍三萬人數内揀少壯有勇力者增置清邊及於京師差撥三百料錢禁軍充足一萬人數抵替萬勝抽回兼其人到河東已二年餘人各有辛苦思歸之意

一臣勘會河東本路就糧禁兵共一百四十九指揮六萬二千七百餘人内宣毅四十四指揮二萬二百餘人宣毅招揀不精無異萬勝惟河東稍勝諸

路蕃土人天性勁勇耐辛苦然終是不及自投軍
者其農夫生梗難以教訓至今全未堪使喚臣到
澤州有一指揮只揀出九十餘人呈教尚亦生踈
威勝軍兩指揮内一指揮絶然不成次第問之云
差出近方歸本營蕃河東多將宣毅差在巡檢下
及諸處便不教閲臣今欲乞將見在宣毅委河東
都轉運使親至諸州將短小怯弱者先揀退充廂
軍其餘堪教者不得差往巡檢下及防河寨栅不

教閲處專令逐州軍教一二年必漸可用

論麟州事宜劄子

臣昨奉聖旨至河東與明鎬商量麟州事縁臣未到間鎬已一面與施昌言等先有奏議尋再凖樞密院劄子備録鎬等所奏令臣更切同共從長相度臣遂親至河外相度利害與明鎬等再行商議乞那減兵馬人數可以粗減兵費已具連署奏聞此外臣別有短見合盡條陳其利害措置之說列為四議一曰辨衆說二曰較存

廢三曰減寨卒四曰委土豪如此則經久之謀庶近禦邊之策謹具畫一如後

一曰辨衆說者臣竊詳前後臣寮起請其說有四或欲廢為寨名或欲移近河次或欲抽兵馬以減省饋運或欲添城堡以招輯蕃漢然廢為寨而不能減兵則不若不廢苟能減兵而省費則何害為州其城壁堅完地形高峻乃是天設之險可守而不可攻其至黄河與府州各纔百餘里若徙之河次

不過邊移得五七十里之近而棄易守難攻之天險以此而言移廢二說未見其可至如抽減兵馬誠是邊議之一端然兵冗不獨麟州大弊乃在五寨若只減麟州而不減五寨與不減同凡招輯蕃漢之民最為實邊之本然非朝廷一力可自為必須委付邊臣許其久任漸推恩信不限歲年使得失不繫於朝廷之急而營緝如其家事之專方可收其遠效非二年一替之吏所能為也臣謂減兵添

堡之說近之而未得其要

二曰較存廢者今河外之兵除分休外尚及二萬大抵盡河東二十州軍以贍二州五寨為河外數百邉户而竭數百萬民財賊雖不來吾巳自困使賊得不戰疲人之策而我有殘民斂怨之勞以此而思則似可廢然未知可存之利今二州五寨雖云空守無人之境然賊亦未敢據吾地是尚能斥賊於二三百里外若麟州一議移廢則五寨勢亦難

存兀爾府州便為孤壘而自守不暇是賊可以入據我城堡耕牧我土田夾河對岸為其巢穴今賊在數百里外沿河尚費於防秋若使夾岸相望則泛舟踐氷終歲常憂寇至沿河内郡盡為邉戍以此而慮則不可不存然須得存之之術

三曰減寨卒者臣勘會慶歴三年一年用度麟州用糧七萬餘石草二十一萬餘束五寨用糧一十四萬餘石草四十萬餘束其費倍於麟州於一百二

十五里之地列此五寨除分兵歇泊外尚有七千五百人別用二千五百人負糧又有并忻等十州軍百姓輸納外及商旅入中往來其冗長勞費不可勝言逐寨不過三五十騎廵綽伏路其餘坐無所為葢初建五寨之時本不如此寨兵各有定數建寧置一千五百人其餘四寨各止三百至五百今之冗數並是後來增添臣謂今事宜稍緩不比建寨之初然且約舊數尚不至冗費臣請只於建

寧留一千人置一都廵檢其鎮川中堠百勝三寨各留五百其餘寨兵所減者屯於清塞堡以一都廵檢領之縁此堡最在近東隔河便是保德軍屯兵可以就保德軍請糧則不煩輸運過河供饋若平日路人宿食諸寨五百之卒廵綽有餘或些小賊馬則建寧之兵可以禦捍若賊數稍多則清塞之兵不失應援葢都不去百里之内非是減兵但那移就食而已如此則河外省費民力可紓

四曰委土豪者今議麟州者存之則困河東棄之則失河外若欲兩全而不失莫若擇一土豪委之自守麟州堅險與兵二千其守足矣況所謂土豪者乃其材勇獨出一方威名既著敵所畏服又能諳敵情僞凡於戰守不至乖謀若委以一州則其黨自視州如家繫已休戚其戰自勇其守自堅又其既是土人與其風俗情接人賴其勇亦喜附之則蕃漢之民可使漸自招集是外能捍賊而戰守内

可輯民以實邊省費減兵無所不便比於命吏而往凡事仰給於朝廷利害百倍也必用土豪非王吉不可吉見在建寧寨蕃漢依吉而耕於寨側者已三百家其材勇則素已知名况其官守自可知州一二年間視其後効茍能善守則可世任之使長為捍邊之守

右臣所陳乃是大計伏望聖慈特賜裁擇若可以施行則紓民減費之事容臣續具條列取進止

乞罷鐵錢劄子

臣準中書劄子備録臣寮四狀並為上言河東大小鐵錢事奉聖旨相度利害聞奏者臣尋至河東取索晉澤二州鑄錢監及諸州軍見使鐵錢數又將都轉運司供到慶歷三年一年都收支錢數約度用度多少及探問軍民用鐵錢便與不便今具利害畫一如後

一見在大小鐵錢數大鐵錢自起鑄至目下共鑄到四萬四千八百餘貫小鐵錢自起鑄至目下共鑄

到一十一萬七千七百餘貫是大小鐵錢未及六

十萬貫銅錢數見在官私行用

一大小鐵錢官本及凈利數目晉州大錢計用一萬

七千八百餘貫省陌銅錢官本鑄成大錢二萬八

千八百餘貫當二十八萬八千餘貫銅錢凡用一

萬七千餘貫本得二十七萬餘貫利其利約一十

五倍有餘晉州小錢計用四萬六千貫足陌銅錢

官本鑄成一十一萬四千五百餘貫凡用四萬六

千貫本得六萬八千餘貫淨利其利一倍有餘澤州大錢計用六千四百餘貫省陌銅錢官本鑄成大錢一萬六千餘貫省當一十六萬餘貫銅錢凡用六千四百餘貫本得一十五萬三千八百餘貫利其利二十三倍有餘澤州小錢計用九百八十貫省陌銅錢官本鑄成四千餘貫凡用九百餘貫本得三千餘貫利其利兩倍

一都轉運司一年支收錢數實收諸雜課利客便賣

鹽礬斗秤夏秋税出糶斛斗賣疋帛絲綿銀進納

雜收等錢二百一十七萬二千二百三十貫實支

係隨衣添支特支料錢旬設公使國忌獄空際神

地理脚錢買羊馬糧草客便招軍人户和糴礬本

雜支等錢一百九十九萬八千四百一十四貫

右謹具如前臣今相度大小鐵錢其可廢者有五據都

轉運司慶歷三年一年支收實數比筭實收二百一十

七萬二千餘貫實支一百九十九萬八千餘貫是每歲

只將河東一路實收錢支遣自足外尚有一十七萬四千餘貫剩數其大小鐵錢可以罷鑄一也小鐵錢將本利計筭其利甚薄不過一倍略將鑄造工課約筭兩監逐日共鑄不過四百貫文一歲不過鑄得十六萬貫内除約六萬貫為官本外只獲淨利十萬貫若罷大錢而只用小錢是一歲為十萬貫錢而壞銅錢舊法陷民刑戮者不絶其大錢利既博至二十餘倍議者皆謂其利厚於黄白術雖有死刑不能禁止臣昨在河東於提刑

司取索得犯私錢人數已五火自臣出界後又續供到新捉獲二火是小錢利薄不足鑄大錢犯法者日漸多皆可以罷鑄二也今開厚利之門而致人死法則誘愚民以趍死若貸其死則犯者愈多急於捕察則良民一例搔擾縱而緩禁則民不勝姦是深法不可緩法又不可捕察又不可縱之又不可以此而言其可罷三也用之既久幣輕物貴惟姦民盜鑄者獲利而良民與官中常以高價市貴物是官私久遠害深其可罷四也臣勘

會河東十九州軍凡四十九處郱新開沽酒務㨿轉運
司供到每月約収二萬貫有餘計一嵗合得二十四五
萬貫又麟州元許入中七萬石斛㪷昨来為入中數多
無處収貯見移於府州入中日近明鎬又減放馬軍歸
京是利入之數漸多用物之兵日減此其可罷五也今
見在官私鐵錢共不過六十萬數既未多罷之甚易況
河東一路二十二州軍贍廂禁兵共十二三萬略計所
闕不多不比陜西事體其大小鐵錢伏乞特罷鑄造行

用取進止

麟州五寨兵糧地里

河外粮草共一百一十九萬三千七百石束

粮三十四萬一千三百石

草八十五萬二千四百束

已上六月中旬見在馬料不在數

河外馬步禁軍一萬八千三百一十一人

馬軍二千一百三十六人 馬一千四百五十三疋

粮一十四萬四千七百石

支本州三年

草二十二萬四千九百束

支本州一年

麟州

四千六十一人

臣今欲乞留二千人

粮一萬六百石

支本堡一年

草萬五千一百束

支本堡三箇月

鎮川堡

一千二百人

臣今欲乞留五百人

鎮川路至堡

至麟州三十三里

南

黃河東西岸

粮三十萬一千七百石
草七萬六千三百束

步軍一萬六千一百七十五人

粮一萬九千四百石
支鎮川一年十一箇月
草五萬二千三十四束
支鎮川十一箇月

粮一萬三千八百石
支建寧六箇月
草一萬六千束
支建寧三箇月

建寧寨

至

二千七百八十八人
臣今欲乞留一千人置寨同巡檢
員領之

至建寧十三里

中堠寨

七百二十七人
臣今欲乞留五百人

粮七千五百石
支中堠一年二箇月
草二萬四千五百束
支中堠二年一箇月

至中堠二十五里

百勝寨

一千二十六人
臣今欲乞留五百人

粮八千三百石
支百勝十箇月
草七千六百束
支百勝六箇月

至百勝十里

清寨堡

一千七百七十七人
臣今欲乞將麟州并四寨所減三千三百人於此寨及保德軍駐劄緩急
應副四寨及麟州其兵并清寨本兵共七千人乃乞置五寨都同巡檢
二員分領之

至清寨十里

府州

粮一十三萬七千石
支一年一箇月
草五十萬一千束
支一年六箇月

六十七百三十二人
臣已與明鎬等共奏乞減一千人過河屯岢嵐軍

本州在清寨兵見過河於保德軍請此粮草不曾支動

乞免諸州一年夫移劄子

臣昨至河東體訪一路百姓貧弊勞擾本為河外麟府二州闕少軍糧遂於近裏二十州軍遞相夫配令來麟州見在兵馬糧可支三年府州見有一十三萬石不支糧米諸寨各有糧不少兼臣將慶歷三年轉運司拋配秋稅支移數目勘筭得今年博糴斛蚪可以減放和糴可以不支過河如此則少紓民困大息怨嗟其科配減放次第今具畫一如後

一河外麟州見有三年糧府州兵士見於河南保德軍請給府州見有不支糧一十三萬石

一去年并忻嵐憲石州岢嵐火山寧化保德等軍凡九處和糴斛㪷共十四萬二千餘石支往河外麟府二州送納今來河外糧斛已多上件九州軍和糴只乞於保德軍送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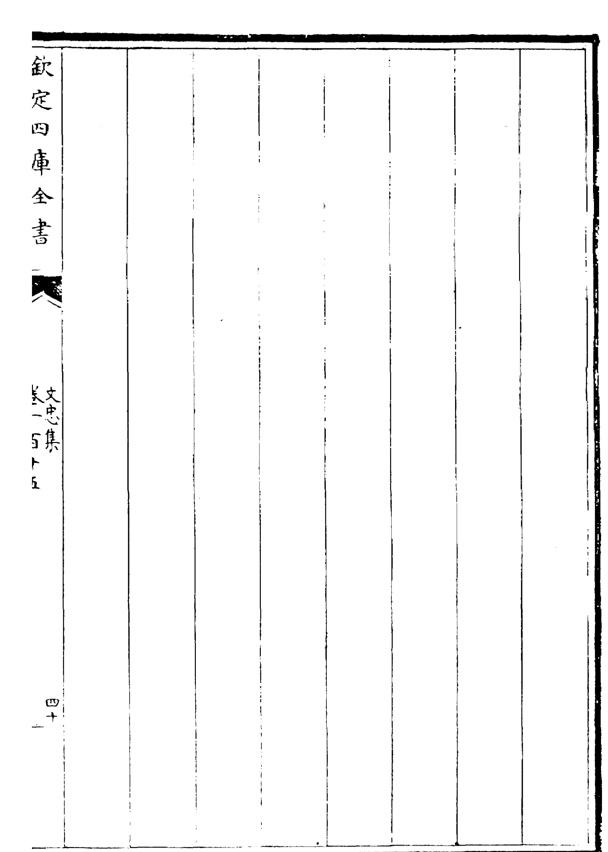
一去年并忻汾遼潞晉絳澤石隰慈等州威勝平定軍凡十三處博糴斛㪷共一十七萬六千餘石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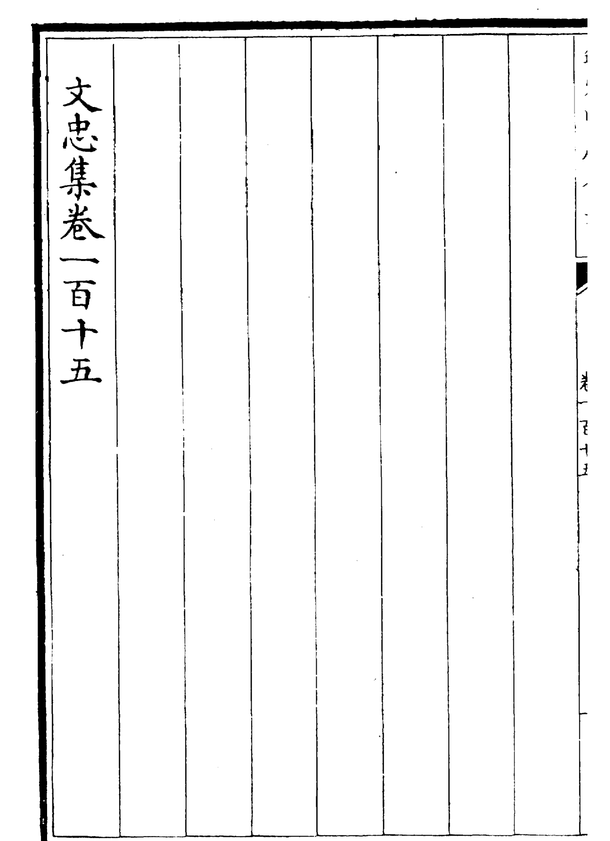
保德軍送納今來河外既不支移那得并忻等九州軍和糴十四萬石於保德軍納則此十三處博糴可以減放

乞不配賣醋糟與人户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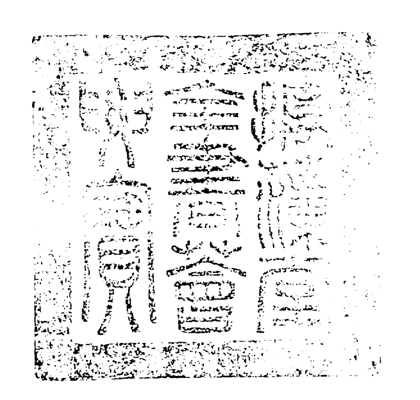
臣昨至忻州見百姓人户經臣出頭怨嗟告訴為轉運司將十五年積壓損爛酒糟俵配與人户要清醋價錢緣已配納了當臣方欲奏乞今後不得抑配續據石州狀申本務見管醋糟六千餘石本州見取索在州及諸

縣坊郭鄉村酒户第等及州縣色役公人姓名欲行俵
配次其糟每㪷價錢二十五文足陌緣臣已離河東只
曾行移文字且令未得俵配别候指揮臣欲乞特降朝
旨下轉運司今後醋糟只許官務造醋沽買及令百姓
取便買糟醞醋不得抑配人户其糟所得之利不多但
虚為搔擾以斂怨嗟伏望聖慈特賜矜免其石州醋糟
尚慮本州已行俵配即乞特與減落一半價錢令漸次
送納





文忠集卷一百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貢生臣張誠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十六 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四百一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河東奉使奏草卷下

乞減放逃戶和糴劄子

臣伏見河東百姓科配最重者額定和糴糧草五百萬石往時所糴之物官支價直不虧百姓盡得茶絲見錢自兵興數年糧草之價數倍踴貴而官支價直十分無二三百姓每於邊上納米二斗用錢叁伯文而官支價

錢三十內二十折得朽惡下色茶草價大約類此遂致百姓貧困逃移而州縣例不申舉其本户二稅和糴不與開閤稅則户長陪納和糴則村户均攤已逃者既破其家而未逃者科配日重臣至代州崞縣累據百姓陳狀其一村有逃及一半人户者尚納全村和糴舊額均配與見在人臣兼曾差大理寺丞史譚撿得嵐州平夷一縣已逃未檢人户共四十一户諸州似此者甚衆臣今欲乞下轉運司差清幹官三兩人於并代等十五州

軍係有和糴額處檢括已逃人户其逐户下二稅和糴額定數目並與倚閣候招輯得人户歸業各令依舊均配仍許諸縣人户見均攤着和糴及户長陪納逃稅者列狀自陳所貴重困之民免此重疊科配

請耕禁地劄子

臣昨奉使河東相度沿邊經久利害臣竊見河東之患患在盡禁沿邊之地不許人耕而私糴北界斛斗以為邊儲其大害有四以臣相度今若募人耕植禁地則去

四大害而有四大利河東地形山險輦運不通邊地既禁則沿邊乏食每歲仰河東一路稅賦和糴入中和博斛㪷支往沿邊人戶既阻險遠不能輦運遂賫金銀絹銅錢等物就沿邊貴價私糴北界斛㪷北界禁民以粟馬南入我境其法至死今邊民冒禁私相交易時引爭鬬輒相斫射萬一興訟遂搆事端其引惹之患一也今吾有地不自耕植而偷糴隣界之物以仰給若敵常歲豐及緩法不察而米過吾界則尚有可望萬一虜歲不

豈或其與我有隙頓嚴邊界禁約而閉糴不通則我軍遂至乏食是我師饑飽繫在敵人其患二也代州嵜嵐寧化火山四州軍沿邊地既不耕荒無定主虜人得以侵占往時代州陽武寨爲蘓直等爭界訟久不決卒侵却二三十里見今寧化軍天池之側杜思榮等又來爭侵經年未決嵜嵐軍爭掘界壕賴米光濬多方力拒而定是自空其地引惹北人歲歲爭界其害三也禁膏腴之地不耕而困民之力以遠輸其害四也臣謂禁地若

耕則一二歲間北界斛㪷可以不糴則邊民無爭糴引惹之害我軍無饑飽在敵之害沿邊地有定主無爭界之害邊州自有粟則内地之民無遠輸之害是謂去四大害而有四大利今四州軍地可二三萬頃若盡耕之則其利歲可得三五百萬石伏望聖慈特下兩府商議如可施行則名募耕種稅入之法各有事目容臣續具條陳取進止

乞減樂平縣課額劄子

臣昨至河東據平定軍知樂平縣孫直方狀為本縣酒稅課利錢舊額四千一百餘貫本縣不當驛路舊有兵士四指揮軍營在縣自慶歷三年三月内移起軍營往并州在縣只有居民百餘户人烟既少客旅不來酒稅課利無由趁辦本軍亦曾申奏乞行減額省司下轉運司保明尋蒙轉運司令將起移軍營後一年比較重立租額只及二千八百餘貫亦曾差遼州知州孟濟定奪及轉運司保明申省省司指揮勒本縣收趁課利不得

減額臣勘會平定軍樂平縣最處孤僻若無軍營人户絶少實難趁辦課利見今專副等逐月逐季逐年各有比較決責未嘗虚日及虚令監官殿降考第臣今欲乞特降勑旨下轉運司令自起却樂平縣軍營後來一年内所收課利立爲租額與免舊額虚數所貴專副不至重疊被刑監官虚負殿罰取進止

乞放麟州百姓沽酒劄子

臣伏見麟州元是百姓沽酒自經事宜後來轉運司擘

畫官自開沽臣昨令本州勘會一年自去年十二月開沽至今年六月用米麴本钱三千五百貫所收淨利只及一千八百貫然官私勞費不少自并嵐等州造麴千里般運又配百姓造酒黄米遠行輸納麟州自經賊馬後來人户纔有三二百家又榷其沽酒之利市肆頓無營運居者各欲逃移今來麟州既不移廢則凡事却須葺理其沽酒之利官中所得不多而勞費甚大臣今欲乞令百姓依舊開沽所貴存養一州人户漸成生業今

取進止

舉孫直方奏狀

右臣伏見平定軍知樂平縣事著作佐郎孫直方進士及第為性明敏有吏材臣昨至河東備見直方治縣事善狀臣今保舉堪充大藩通判兼臣勘會代州通判李舜元到任巳及二年三箇月有餘見今北面事宜代州最為要地尤藉得人伏乞就差孫直方充代州通判如後犯正入巳贓及職事敗闕並甘同罪謹具狀奏聞

條列文武官材能劄子

臣昨奉勑差往河東體量得一路官吏才能善惡其間文武官共二十五人各有所長堪備任使今具姓名條列如後

一戰將八人緩急可以使喚

如京使孟元知兵書踈財善撫士然未經戰陣

內殿承制郝質沈厚有勇善用兵累經戰陣

北作坊使田朏有勇累戰有功

崇儀副使王吉臣已有論薦

禮賔副使張岊河西人有武勇智謀善戰

百勝寨主折繼長有勇好戰曾立功

權鎮川堡陳懐順府州人有勇好戰

麟州兵馬都監田璵有勇好戰

一武臣中材幹者四人

岢嵐軍使米光濬已曾薦舉

知保徳軍劉承嗣

建寧寨主陳昭兼有勇好戰未曾經行陣

岢嵐軍五谷巡檢夏侯合

一通判中五人可以升陟差使

并州通判秘書丞張日用通曉民事

嵐州通判殿中丞董沔清潔勤於吏事

寧化軍通判大理寺丞武陶勤幹

屯田員外郎麟州通判孫預清勤

保德軍通判贊善大夫吳中廉幹

一知縣令州縣職官中材幹可用者十人

著作佐郎知平定軍樂平縣事孫直方

代州崞縣令王旭

府州簽署判官公事史譚

絳州稷山縣令劉處中

潞州屯田縣令張曜縣尉王荀龍

大理寺丞知并州陽曲縣事張景儉

知并州太谷縣張伯玉

大理寺丞知榆次縣吳天常

嵢嵐軍嵐谷縣尉安吉

右謹具如前伏乞聖旨送中書樞密院紀録姓名差使

今取進止

舉劉羲叟劄子

臣昨奉勑差往河東伏見澤州進士劉羲叟有純樸之

行為鄉里所稱博涉經史明於治亂其學通天人禍福

之際可與漢之歆向張衡郎顗之徒為比致之朝廷可

備顧問伏乞特賜召試或不如所舉臣甘當朝典今取

進止

繳進劉羲叟春秋災異奏狀

右臣近曾薦舉澤州進士劉羲叟學通天人禍福之際如漢歆向張衡郎顗之比乞賜召試升之朝廷可備顧問臣今有收得劉羲叟所撰春秋災異集一冊其辭章精博學識該明論議有出於古人文字可行於當世然止是羲叟所學之一端其學業通博詰之不可窮屈其文

字一册臣今謹具進呈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
採乞早賜召試謹具狀奏聞

論代州開壕事宜劄子

臣昨到代州見其城壁甚堅壕雖三重而地高無水惟一
面有城中棄水停聚其壕不足恃以為固然尚為三重
高下相連猶可以隔奔突近年有臣寮擘畫欲掘出重
岸通為一壕以臣相度若壕無水而通為一則坦為平
地不異無壕又工料極大去年大役鄉兵所開未及三

二分又治險為平非自固之計兼工大猝難了當虚勞人力欲乞特賜止絶取進止

舉張吉代王凱劄子

臣昨至河東伏見西京作坊使王凱見在麟府路勾當軍馬司公事此一職乃是河外將領其任非輕凱雖將家姿性柔謹雖聞前後累經戰鬬而詢訪彼中衆議皆云得功非實冒賞最多見今勾當軍馬一司雖無大過而軍民將校不得其情衆口紛然莫能服衆臣亦累詢其

蘊畜絶無所長緩急邊防事宜必不能指揮諸將奮勇
立功況其在彼將及二年伏見河東提點刑獄職方員
外郎張旨為人有心力膽勇材幹可稱先在府州經第
一次圍閉倉卒之際應變有謀至今府人思之不已兼
諳知邊事曉達軍情臣今保舉堪充邊將任使欲乞特
出聖恩與超換一近上使名令代王凱庶幾緩急可捍
邊防如蒙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已贓及邊事敗悮臣並
甘同罪今取進止

論不才官吏狀

臣昨往河東一路所見官吏内有全然不任其職須至替移者今具姓名如後

一知澤州度支郎中直史館鮑亞之年老昏昧視聽不明行步艱澁本州職事全然不治昨轉運使劉京至澤州決遣公人手分六十餘人兼信縱手分折諸縣村學要薔州學及斂掠人户錢一千餘貫充葺造州學使用等事件甚多其人西京廣有

家活而昏病之年貪禄不止伏乞轉與一致仕

官

一知汾州虞部郎中范尹年老昏昧不能檢束子弟

在州販賣搔擾人民伏乞特與一致仕官

一憲州通判國子博士劉與年及七十行步艱難精

神昏昧雖巳得替伏乞特與一致仕官

一平定軍樂平縣監酒借職石貴本是軍中出職因

捉賊不獲降充監當其人不識字又是獨員如允

臣所奏乞下樞密院三班著為定令

右謹具如前今取進止

乞罷刈白草劄子

臣昨至河東問得去年轉運司擘畫於諸州軍差兵士收刈白草數目雖多然其害不淺臣所過州軍皆稱白草為患蓋河東山嶮地土平闊處少高山峻坂並為人戶耕種惟荒閑草地去人絶遠兼又不多兵士收刈般擔地里闊遠工課不辦其兵士往往逃亡州縣遂差鄉

兵及村民配數般擔百姓避見遠般辛苦㬥費又多遂只將稈草送納非次更成一種科配其納下真白草者支與軍人餵馬不及稈草又皆不樂及草場中不耐停留專副有損爛陪填之患兼虛占却雜役兵士諸處修補城壁諸般工役處處闕人不便事多臣今略舉數事如後

一據遼州狀分析勘會在州及外縣寨專副楊晸等下山白草共肆萬柒阡伍伯陸拾肆束内在州每

月約支叁伯壹拾叁束及外縣寨每月約支壹伯
肆拾餘束約得向去捌年零柒箇月支遣其上件
山白草自去年八月巳後至年終本州及外縣鎮
差兵士并散從官步奏官承符手力諸色公人等
入山收刈到逐旋般運赴場送納積疊收管其上
件山白草若經今夏雨水必是大段損爛不堪經
久存留委是詣實

一臣昨六月中旬内至保德軍閒得本處白草差百

姓公人般擔至今尚未了疑其白草是去年秋間

刈下積露田野必須損爛因探問得村外白草巳

並無其差配着擔草人户却於請白草兵士處旋

買納官每一䭾子三百文省

一據嵜嵐軍狀自八月二日起首至十月三日住止

元差兵士一千三十八人至放散日逃亡一百三

十六人只有九百餘人入役收刈到草玖萬二千

九百餘束將軍人請受諸般錢物計七千三百七十

二貫文若比算買草價錢每束及七十九文省

一平定軍元差宣毅兵士刈草本軍為兵士辛苦逃

七及自縊者一月中四五十人遂放散兵士差兩

縣村民往往只將稈草送納折州亦為刈下無人

般擔配與百姓人户亦多將稈草送納

右具如前其諸州軍各稱白草不便不能一一條列伏

乞特降朝旨速令止絶緣臣昨七月初離汾州見轉運

司巳抽晉絳兵士稱於沿邊刈草竊恐即令巳下手收

刈乞早降指揮放散況勘會本路一年秋稅和糴等草共五百餘萬束慶歷三年一年只支四百餘萬今年馬軍抽減歸京後馬數少於去年其稈草等數必不至闕少令取進止

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戶差科劄子

臣昨見河東人民疲弊道路怨嗟蓋自兵革一興調斂繁重今兵未能減用未能節但當卹其貧困稍得均平則民力粗寬怨嗟可息往時因為臣寮起請將天下州

縣城郭人戸分為十等差科當定戸之時繫其官吏能否有只將堪任差配人戸定為十等者有將城邑之民不問貧窮孤老盡充十等者有只將主戸為十等者有并客戸亦定十等者州縣大小貧富既各不同而等第差科之間又由官吏臨時均配就中僻小州縣官吏多非其人是小處貧民常苦重斂河東諸州并州最大遼州最小并州客戸不入等第遼州盡入等第臣昨至遼州人戸累有詞狀遂牒本州據州狀稱撿估得第七等

一户高榮家業共直十四貫文省其人賣松明為活第五等一户韓嗣家業二十七貫文第八等一户韓袐家業九貫文第四等一户開餅店為活日掠房錢六文其餘嵐憲等州岢嵐寧化等軍並係僻小凋殘之處其十等人户内有賣水賣柴及孤老婦人不能自存者並一例科配臣勘會慶歷三年一年諸州軍科配惟并遼州火山軍三處第九第十兩等人户免得配率若并州免得則他處豈可不免葢由官吏臨時均配是致不均臣

今欲乞特降朝旨下河東路一槩將貧民下户減放差配今具畫一如後

一并州最大在城浮客不入等第遼州最小縣郭浮客盡充等第臣今欲乞將遼州客户比類并州特與放免等第其岢嵐保德軍嵐忻等州亦有浮客充等第者縁彼處浮客當屯兵之地經營物力過於主户尚堪差配遼州荒僻與近邊州郡不同乞特與放免

一臣體問得河北陜西二路州縣科配止於第六第七等今河東除并遼火山三處外並差配下及十等臣今欲相度并晉絳潞汾澤等六州在河東物力比他州富實其第九第十兩等人户乞與免差配其餘州軍第八第九第十三等人户並乞特與放免差配取進止

乞免蒿頭酒户課利劄子

臣竊見河東買撲酒户自兵興數年不計遠近並將月

納課利支往邊上折納米粟近又轉運司擘畫將課利稍多者四十九處並已官自開沽其餘衙前百姓買撲者皆是利薄之處其衙前公人差遣重難百倍往日而酬奬場務有利處官已奪之其見今利薄場務又更有邊遠折納陪填之費兊欠課額破家業被鞭撲不堪其苦其百姓買撲者自兵興以來苦於支移輸納並無人肯承替有開沽五七年十年已上者家業已破酒務不開而空納課利民間謂之蒿頭供輸臣昨至忻州據百

姓陳明狀稱元有葢順天禧四年買撲酒務至乾興元年身死家破什保人陳明等蒿頭代納至今二十五年臣遂差崞縣令王旭於忻代二州一一點檢酒户見今開沽及即日正名身死人户蒿頭代納者尋據王旭狀列一十八户係正名身死什保人開沽送納十二户係並無人開沽只是什保及干繫公人里正等陪納及什保人家破後來承買什保人產業戶下蒿頭代納臣略行勘會二州已有三十戶則諸州其數極多臣今欲乞

下轉運司差官遍詣諸州點檢應有蒿頭供納者並與開閣放免係代保人開沽并正名買撲見開沽人並乞特與權免支移邊上三二年所貴利薄酒户稍獲寛舒況今沿邊粮儲不至闕少

舉陸詢武劄子

臣昨奉使河東得西頭供奉官并代州駐泊都監米光濬西京作坊使并代州鈐轄王凱四方館使并代州鈐轄張亢内殿承制并代州都監郝質供備庫使并代州

都監田詘崇儀副使麟府路都監王吉等六狀各為進士陸詢武有材勇久在邊上累曾隨諸將戰鬬乞朝廷録用臣亦曾召詢武詢問其人曾應進士舉熟知邊事通習兵書善弓馬有膽勇伏乞朝廷特賜收録與一借奉職或縣尉名目安排令於邊防或内地多賊縣分展効如後本人犯入巳贓及不如舉狀臣並甘同罪令取進止

論舉官未行劄子

臣近曾有劄子奏舉河東路提點刑獄張旨乞超換一近上使額替王凱勾當麟府路軍馬公事兼奏舉平定軍知樂平縣孫直方堪充代州通判替李舜元各未蒙朝廷擢用臣伏見近日保州兵士作過與國家生一大患只為知州通判非人不能早察軍情制於未亂朝廷以此可為鑑戒王凱在河外不得軍民之情及李舜元不曉邊郡事體臣所舉張旨孫直方並無僥倖但以臣忝在兩制奉朝命廵行邊郡所見官吏能否合有陳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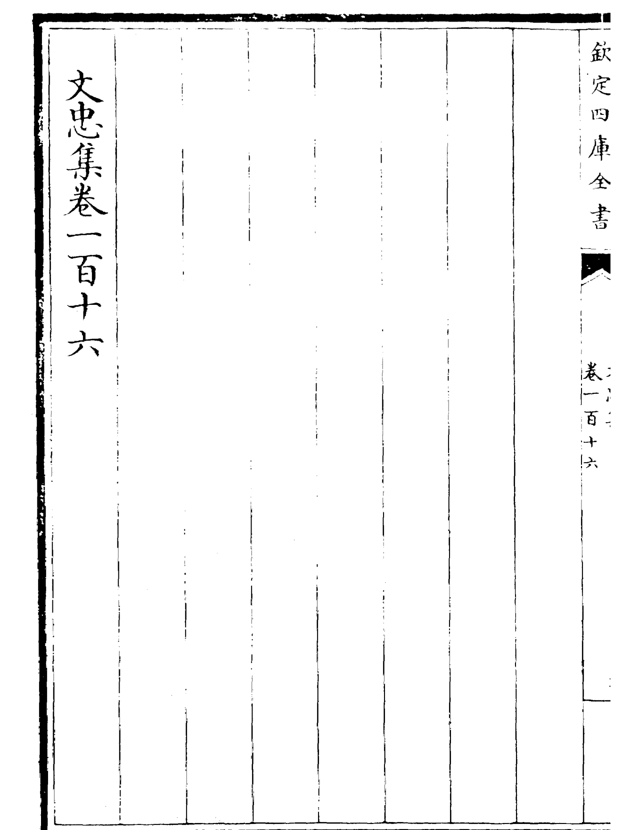
兼臣並是同罪保舉伏望朝廷特加信納其張旨孫直方早與升擢移換

論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劄子

臣近據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已曾具結集作過因依聞奏訖蓋以河北屯聚兵馬雖多自來未有威名將帥鎮撫而卒士驕狠相習為常昨自保州變亂之後安肅軍衛州通利軍等處相繼結集不已只如今來趙收等本亦别無酷虐情狀只是偶然柬試不當況自有部署

轉運提點刑獄司等處自可依公論訴豈得小不如意便謀結集以此見雖是官吏乖方亦由驕兵好亂臣伏見有唐驕兵逐帥之禍起自河北始務姑息養成大患況今河北爲國家重地事之利害所繫不輕尤宜遠慮周思防微杜漸令官吏敗事偶寛責罰未至失刑若驕兵過示姑息一啟其端則他時有不可制之患昨保州之事知州通判並遭殺害其餘官吏各重行責降至今保兵自為得志動皆引以為言而即日統兵之官亦自

始以爲戒軍威日削士氣益驕今永寧之事亦因茲而馴致也其趙牧等雖為可罪若便重行黜責則河北驕兵結集竊恐自此漸多開啟其端養成後患以此而言趙牧等可罪之人誠不足惜所可惜者朝廷事體也其趙牧等欲乞候斷訖作過兵士且與移之河北隣近依舊資序差遣不使驕兵得志而後患轉滋必欲更行移降事疑朝旨定逾時亦未為晚



文忠集卷一百十六